



曾
24
3

口 9
24
3



光緒庚辰重鐫

勸戒續錄

勸戒近錄一書大半皆舊所見聞而同人錄寄者尙少
本擬俟卷帙稍夥始行彙刊家大人謂必先有成書而
同人之助我採訪者始至書成後分送遠近均以爲足
資勸懲不數月而吳門遂有翻刻袖珍本出時閱十月
復得數十事益以同人所錄寄者又可編次成書乃仍
前錄分爲六卷卽以勸戒續錄名之昔宋洪邁成谷齋
隨筆後有續筆二筆四筆五筆張端義貴耳集有二集
三集沈括夢溪筆談有補筆談續筆談周密癸辛雜識
有前集後集續集別集明楊慎丹鉛餘錄外有續錄摘

門 曾 9
號 24
卷 3

錄總錄古人編纂與時俱積原不必一蹴而成此後如
續有聞見及師友衰益而來者仍當以次增錄將以新
人之耳目即期以益人之身心豈炫奇示博已哉
道光甲辰九秋敬叔氏識於南浦新居之花東園

勸戒續錄目錄

第一卷

金文簡公

梁文定公

仁和孫文靖公

金匱孫文靖公

戴簡恪公

史總憲

阮閣老

連平瀕氏

潘氏陰德

茹氏陰德

湯氏陰德

梁督部

吳中丞

大魁出孝子家

行功過格

黃石原述

謝淑石觀察

汪竺君比部

楊氏陰德

胡尚書

栗恭勤公

第二卷

館陶令

陳曼生

蔡太守

良吏有後

俠客

李封翁

借銀代償

持金剛經

持大士齋

持大悲呪

溺鬼自拔

盛封翁

幸災樂禍

放雀獲報

黑額人

紈袴子弟

雷擊洋商

實心教學

蛇寃

負妻果報

趙太守

故祖首逆

仙畫

第三卷

江南舉子

梁國平

張氏子

犯淫

張南珍

冥誅

試卷燬名

微行摘印

雷異

任幼植先生

顧郎中

述警言

慢客招尤

周次立

請旌良法

江鐵君述四事

烈婦釋冤

牛戒

程大令

第四卷

冥判

某太守

昌籍冤獄

蘇幕

孔生

三總督

匿情枉法

黜縣二案

海南一勾數事

強暴稽誅

冥澈確記

慈生編

某方伯

第五卷

庸師折祿

金銀氣

白髮婦

傳奇削祿

狀師

閨中怨鬼

索債子

附魂訓子

鬼穿下棺時衣

雷擊先插小旂

鬼畏節婦

鬼畏孝婦

鬼報德

郁翁報怨

雷極三事

土地祠

京城尉

屠太守感夢錄

毛封翁

佛姆化道

買牛放生

李副榜

王總戎

王縣令

徐氏陰德

窩犯

不作鎗替

第六卷

貧士收棄女

溺女棄嬰惡

陳宗洛

章開元

萊蕪令

馬翁

地師得夢

匿銀喪命

侮師

湖州鈕氏

肅甯令替

彭孝廉

閻作梁

黃琴農述三事

蔡遇龍

楊光祿述三事

閔鶴亭父子

洪山橋

訟師惡報

蜜浸

丁封翁

廖觀察述三事

林州牧

何副榜

纂書獲報

勸戒續錄卷第一

福州梁恭辰撰

星沙賴昌期重刻

金文簡公

吳江金文簡公。士松少時寒苦。恒隨其封翁外出讀書。翁常館同邑某氏。一年至除夕始放學。主人訝其遲。翁曰。明年正月下旬。爲子聘婦。恐稽時日。故於今歲預補其不足耳。又曰。寒士舉事不易。納幣費實無所出。欲預支明年兩月束修可乎。主人如言付之。歸屆期備禮延賓。冰人趙某舊交也。飲酒歡甚。齎幣至女家。徐姓號素

封。見趙色變。憤然曰。幾爲君誤。今而知金氏赤貧。吾友奈何適窳人子乎。趙謂君業已許之。豈能食言。徐堅不允。詞氣俱厲。趙無奈何。還白翁。時賓朋滿座。見事中變。咸默然。翁慙甚。謂趙君作蹇修。而事至此。奈貽笑何。趙俯思久之。乃曰。我與君舊。家有息女。年與郎君相若。卽以締姻何如。翁喜諾。立浼座客執柯。以幣納趙。應期成禮焉。後文簡官至大司馬。趙封一品夫人。而徐女不知何往矣。

梁文定公

會稽梁文定公。國治其封翁某嘗官刑部司獄。向來詣獄者。獄官輒有所索。遇官犯所索尤賒。公獨屏不受。一無所染。督獄卒灑掃潔清。一切可以方便者。必多方調護之。數十年如一日。洊擢刑部主事。一日就北壇詢宦途所至。批曰。司獄有功。前程遠大。曰。然則可外擢道府乎。曰。不止。然則遞升兩司。或開府乎。皆曰。不止。然則內躋九列乎。曰。尙不止。封翁大笑曰。然則拜相乎。則批曰。眞者不能。假者可得。後誕文定公。由狀元起家。官東閣大學士。封翁果贈如其官。

仁和孫文靖公

孫補山公。士毅。先世有業農者。家小康。鄉之虎而冠者。以其愚弱有財。謀所以傾陷之。適有盜案。攀入其名。拘訊屈招。定爲死罪矣。乃有鄉人僞爲矜憫。救援之狀。向其婦曰。雖斷死刑。尚可謀贖。婦方哀其夫之不赦。而請托無門也。聞之大喜。盡粥其田產付之。數日。後業農者釋繫出禁。踵門謝之。詢其所以解脫之故。答曰。將爾罪嫁與某人。爾方得生也。農駭曰。我倖以有救而得生。渠轉以無故而致死。是以傷更甚於予也。况渠代予死。可不謀救之乎。懇再爲設法。其鄉人曰。非財無以爲也。農歸與其婦謀。婦將祖上祭田。並其住屋盡棄之。以爲營救之資。而不知悉飽鄉人之橐也。其忠厚惻怛。甘受人欺如此。後公由進士出身。內歷翰部。外掌封圻。晉封公爵。賜諡文靖。其勃興也宜哉。

金匱孫文靖公

孫平叔先生。少宦吾閩。有遺愛。由汀州守洊晉連圻。身後亦謚文靖。故世稱數十年間江浙有兩孫文靖公。有無錫幕客。吳最亭者。言公有二子。而尙無孫。時二子亦

日以得子爲急。欲以慰乃翁之心。然以公之德性卜之。其必有後無疑也。相傳公未釋褐時。鄉鄰有老嫠婦。不戒於火。延燒十餘家。嫠婦以無救焚死。家之餘丁。燼餘之屍。任其暴露矣。其十數家被燒者。旋復營造。將殘磚破瓦。悉堆砌於嫠婦遺骸之上。公見而傷之。獨出數十緡。令匠人移去磚瓦。起出遺骸。買棺斂埋之。又值邑中荒歉。糧價騰踴。餓莩載途。官方議行平糶。而富戶吝於出穀。互相推諉。公時家中落。將古瓶一對。售得數百緡。於前後門各設一厰平糶。由是殷實之家感愧。競相設厰開糶。藉以存活者無算。次年公遂成進士。入詞垣。

戴簡恪公

開化戴簡恪公。敦元家本貧。其封翁年五十無子。僅有田三頃。值衢州河漲。溺斃人口無算。翁以地契質富家。得錢若干。救活者頗多。事過而田已去其三之二。逾年。卽生簡恪。五齡能寫大字。書籍甫過目。卽成誦。時號爲神童。翁攜之杭州。時齊息園先生家居。稱博雅耆宿。與之談藝。不能相難。早登科甲。值出痘。未殿試。次科。乃補試入翰林。改刑部。丁艱歸。居天竺寺十年。儀徵阮宮

保撫浙。乃敦從入都簡恪之先德。人鮮知者。其同郡余朗山侍御。本敦始爲人述之。

史總憲

山陰史漁村先生。致光。原名步雲。字郊師。乾隆丁酉選拔官廣文。登鄉薦後。始易今名。其祖母周太夫人早寡。喜行善事。族人因有爭葬墳山。幾至釀命。太夫人聞之。卽質衣飾。出資爲之解和。事得寢。先生於乾隆丙午科。登北闈鄉榜。丁未入禮闈。之先一夕。夢神語之曰。爾祖父以救活人命。陰德不輕。故列爾名於榜首。以示果報。

汝昔再能謹慎承家。則前程不可量矣。揭曉有名及臚。唱果第一。先生性極恬澹。雖敬懋中外。而循循如書生。後由雲貴總督。內召總憲。入都時。家大人爲荊州知府。接見於郊外行館。因請教居官之要。先生曰。我輩勿論官。京官外。但須做二等官。切不可見好。一見好卽有不。好伏其中。願高明人審之。家大人深佩其言。踰年家大人擢淮海道。時先生已引年矣。予告出京。復相見於清江浦。殷勤握手曰。猶記荊州城外絮談之語否。家大人曰。謹識不敢忘。先生曰。我昨亦以前語告蓮翁。竟似如。

水投石。可若何。蓮翁即張蓮舫河帥。文治先生之戚也。是冬高堰失事。蓮翁遂出塞。於此見老成典型。瞻言百里。未可以輕心掉之也。

阮閣老

揚州黃右原比部告余曰。君前集載吾師雲臺公之祖昭勇將軍。以不殺降。功德篤生。平章甚足勸世。不知公本身之功德。亦復不淺。從前蠶子數。皆言公壽不滿七十。而必爲樞廷宰相。此係三十歲許所推。後公撫浙督粵。澤被東南。從前浙江災歉。並無辦賑之案。浙賑自公

始。其時一賑所存活已不下數萬人。後撫浙者踵而行之。又不知存活數十百萬。今公壽屆八旬。精神彊固。雖百歲可期。卽未入樞廷。而宰相固已得之矣。此亦可補入勸戒錄也。按雲臺閣老在浙。功德尙多。其兼管鹽政。所有鹽務陋規。一概不取。責令補苴舊欠。行之數年。浙鹽遂曰有起色。其督粵時。撫馭夷商。機宜悉協。一塵不染。十年晏然。今嘆夷追恨前政。每語多齷齪。而惟公無一字牽涉。非實足以服其心。何能致此。又聞家大人言。嘉慶十九年間。江北旱災。流民充斥道路。公時爲漕

帥由淮城催漕。至袁浦。中途有飢民萬餘。攔輿乞食。勢甚洶洶。時漕艘銜尾而北。水淺船遲。公立發令。箭傳諭各押運文武官。令每船派添二十人。幫紿。適江南十餘幫在境。恰有五百餘艘。俄頃之間。萬餘饑民。皆安插得食。歡聲雷動。此所謂猝然臨之而不驚者。而處置裕如。已隱成莫大之陰德。他人當此。鮮有不張皇失措者矣。又公有表弟林報曾者。爲中州求僚。言閩老之封翁。湘浦先生。信善人也。屢行陰德。不可殫述。有友人買一龜。重可數觔。方欲宰而烹之。翁適往見。龜畜於盆。昂首視

翁者良久。異之。謂友人曰。此龜值若干。盍爲予轉買之。乎。友曰。汝喜可持去。不必論值。翁曰。予明日治餐相邀。卽以此奉敬。翼日。翁以紅線紉龜足爲記。詣江放之。他日語友曰。予已烹龜食之。不獲奉邀。恕罪。乃償其值以歸。越數日。翁復見紅線龜懸諸市。仍買而放之。越數月。又有持龜鬻於市者。翁熟視紅線。猶存。復買而遠投之深淵。是夕夢有黑身戴尖帽者。稽首於前曰。予奉命巡江。三次遭劫。幸蒙數救。賴以生全。今脫難矣。後當相謝。及閩老告退時。心切救人。嘗創製紅船多隻。獲送渡江。

龍川雜錄卷一
百活人無算。一日閣老往鎮江。遇颶風折桅舟幾覆。正倉皇莫措。忽一太龜帶數十小龜。擁舟至岸而免。此其所以報歟。

連平顏氏

道光乙酉。家大人在淮海道任。時連平顏懌甫先生檢爲漕帥。日有交涉公務。無時不晤接。漕帥嘗撫吾閩。其弟某又與家大人同登甲寅鄉薦。本相契好。燕談之頃。述其祖德甚詳。蓋顏氏本由吾閩龍巖州遷居粵之連平州。其始祖秉亨翁年百有四歲。羣呼爲百歲翁。素精

堪輿之術。距城二十里。土名鴻光。有人送墳一穴。百歲翁用錢數千買得之。因葬其祖。臨時掘土數寸。下卽見一棺。翁曰。此地前人已葬。何忍遷移。使前人暴骨。急命掩之。夜間夢有古衣冠人來謝曰。掘土見棺者卽我也。我葬此不得真穴。致有此厄。其真穴在左畔。汝何不擇某字向葬之。念汝見棺不遷仁人用心。特爲指示。但使我墳能春秋附汝祭掃無闕。受賜多矣。翁覺如所指葬之。仍樹碑於石畔。立約後人附祖塋。春秋祭掃不絕。厥後翁家漸起。至元孫瀟亭中丞希深由同知起家。仕至

貴州湖南巡撫中丞之長子。即惶甫先生。由拔貢仕至河南福建巡撫。閩浙直隸總督。再起為漕運總督。今先生之子魯輿先生。伯壽由編修仕至雲南巡撫。繼為閩浙總督。其旁支之成進士大翰林。由縣令歷牧守者。踵相接。相傳百歲翁。尚見滯亭中丞為臬司云。粵中國朝二百年來。衣冠之盛。未有如連平顏氏者也。

潘氏陰德

孟蓮友茂才。經國曰。潘芝軒相國。其祖某翁。業鹽家裕。每臘月中旬後。取白金二三百兩。各稱小包三五兩不等。身被舊褐衣。走鄉中僻巷。察其無計度歲者。量給與之人。不知為誰也。奉行感應篇。終身不倦。嘗獲吉壤地。師以為必發鼎元。翁乃語人以風水在心不在地。感應篇即風水書。奉而行之。無不可期于孫昌大也。按潘氏以吉地發祥。已詳前錄。此條當可參觀。

茹氏陰德

孟蓮友曰。茹古香尚書。菜之尊人三橋先生。為縣令時。設自新所。專羈邑中竊匪。按名曰給口糧半升。鹽菜錢三文。以典史總其事。不時親自稽查。或提至中庭。諄切

開導十年如一日。多知感悔。審釋爲良民者。不可勝計。
古香由大魁官一品。其食報也。隆矣。按聞春臺太守。
人熙與尙書爲同鄉親。嘗語家大人曰。三橋先生。素
有隱德。嘗在京中。遇某異人。相得甚歡。將南旋。往別之。
某忽問曰。君得子否。曰。我有天閣之疾。不作此想久矣。
某曰。相君神采煥然。滿面陰隲。紋發現。不但可得子。且
應得貴子。因詢水陸行途。先生曰。我闕於盤資。擬搭運
河長船歸去。某拍手曰。得之矣。君登舟。卽靜坐。行左右
轉睛法。每日無論數千轉。愈多愈妙。比抵家。必有效驗
矣。如其言。及到家。陽事忽舉。遂誕尙書。然只此一索而止
矣。

湯氏陰德

蕭山湯敦甫閣老。金釧爲先伯父曼雲公己未同年。又
爲家大人甲寅同年。與家大人以文章道義相切劘。雖
在禮部有堂屬之分。而略分言情。交誼最篤。嘗聞人述
其先世寒微。曾大夫某翁。開一小店於鄉隅。生意甚微
薄。而勤於伺應。客多樂就之。一日有客遺銀包而去。檢
而藏之。久不來取。因啟其包。約有數千金。偶借用之。輒

得科旋積足其原數封貶之數年是客復至詢悉而奉
還之並告以借用得利積足歸完之故客大喜而舉之
曰不還不足以爲仁不用不足以爲智子所爲殆仁且
智也如此大才豈區區所能盡其量復付以三千金俾
得擴充其業翁恐倘或失利數大難償再三卻之客不
允竟委金而去十餘年間遂至巨萬蕭山學額本二十
名乾隆間恭逢 皇太后南巡特恩加增五名以部費
無出未得奉文准行時翁家雖稍豐景向無子弟應試見
紳衿退縮不前奮然先提千金爲倡共事始得舉行其

時翁以家計漸充謀營屋宇爲鄉里無賴子所阻撓至
吹求無所得乃造言生事謂上梁時曰必歸鄉耆定擇
上梁須貼十惡大敗四大字庶無礙一鄉風水翁一一
從之適某曰邑尊因公下鄉輿從過其門邑尊素諳陰
陽選擇聞剝啄聲知係上梁以是日時辰極凶怪而入
詢之見梁間字益駭翁據實以對邑尊立拘日者詰責
之答云時雖破敗有文曲星降臨得以化凶爲吉文曲
星蓋暗指邑尊邑尊聞而釋然謂翁曰有大度者必有
大福固非凶神惡煞之所能災也 孟蓮友曰湯氏世

有隱德。敦甫閣老。督學江蘇時。其封翁令在蘇捐貲設局施藥。計三年內。所活不下萬人。當時藥局事務。皆以勸縣名醫張又新主之。人多不知爲學署所施。後封翁年踰八秩。膺一品封。

梁督部

梁晚香先生。肯堂。任直隸總督時。幕賓有周瘋子者。精於天文占測。一日仰天忽言天牢開矣。先生素信其言。立往查臬司監則。皆以磁碗破鋒。互相薙髮。將於是夕。越獄羣逃。以有備而止。先生寢其事。所全活甚多。是時

尙未得孫也。先生之長子某。嘗禱於泰山碧霞元君祠。而生小槎。後由部郎出守順德。凡禱於碧霞君者。例以祠中土偶歸。供宗祠。中年八土偶爲雨所漏淋。卸其肩之一角。而太守旋患臂痛。後將土偶裝塑完好。而臂疾亦痊。今先生之曾孫翰蘋太史。敬事。又中丙申進士。入翰林矣。

吳中丞

南海吳荷屋中丞。榮光。與家大人同直樞廷。最稱契厚。每於夜直燕談之頃。悉其少年逸事一端。錄之以爲後

生小子簡性閑情之一助也中丞云余有同居中表妹自幼起坐言笑耦俱無猜然抹牌象戲外落然也及余訂姻他姓妹屬疾懨懨嗣於余成婚之夕奄然而逝聞親串有述其病革時呼余小字長歎含淚情狀余爲黯然旋亦置之一日夜臥矇矓間似有傳喚入衙署者見一官袍服據案坐余不覺俯伏據案者顧余曰知有人控訴爾者耶余愕然則隸卒掖一女子向案跪視之表妹也方悟其已死據案者爲冥官也弟未知被控何因女子若有申訴音細不可辨頃之間冥官拍案似斥女單情致天妄訴者令摔之去謂余本無他腸此事已明好好讀書希圖上進勉之命隸送余歸及門而寤汗已漬衾枕矣恍息尋思深以前此之落然爲幸尙不自檢入冥對簿正不知作何光景可不懼耶蓋談次猶不勝感喟云

大魁出孝子家

秦簪園修撰大成幼失怙事母純孝先意承志母稍不悅則長跪請罪家素貧躬噉藜藿奉母必甘旨比長授徒某氏距家四五里晨昏定省寒暑無間以是母忘其

貧而樂其子之賢也。同時吳縣張西峯先生。書勲亦以孝聞於鄉。乾隆癸未歲元日。張母某太夫人夢金甲神謂曰。汝子孝行素著。今春固當大魁天下。但嘉定秦某之孝尤篤。且貧甚。當先秦。是科禮闈。張文已中第三。主司嫌孟藝後路大率。欲易之。忽獲秦卷。大加歎賞。遂黜張而中秦。廷對果大魁。次科丙戌。張亦臚唱第一。

行功過格

蘇州吳太史廷珍幼聰穎。喜讀書。而苦恆怯。十餘歲時。夢神人語之云。子無功名分。且恐促壽。雖讀書無益也。

吳泣請曰。數可逃乎。神出金字陰隲文示之。愕然而醒。自後日課功過格。不敢稍懈。辛未探花及第。癸酉典試滬市。

謝椒石觀察

南康謝椒石先生。學崇與家大人同登嘉慶壬戌進士。三百名中。公年獨少。既入翰林。司文柄。聲譽赫然。時公之尊人蘊山先生。方為廣西巡撫。公與其弟學均同膺京秩。香囊塵屋。居然王謝家風。同輩望之如神仙。不數年。出守陳州。旋擢開歸道。乃弟亦出守潮州。需次觀察。

未幾而兄弟同中蜚語。改授部郎。潮州君旋卽物故。公
既不能補官。全家數十口。寄居邗上。二十餘年。藉館穀
自給。有丈夫子七人。多聰慧者。而皆屢困棘闈。道光壬
寅。避夷淮上。公解暑道卒。追事平。眷口復回邗上。而生
計蕩然矣。邗上人咸嘖嘖疑公生平和平寬厚。居官亦
清正有聲。不應如此結果。或云蘊山中丞在山西任內。
清查虧空。曾殺西知府。事後亦頗自悔。蓋種因於數十
年以前乎。或又言公在開歸道任內。一日午倦假寐。夢
一黑丈夫。偉然岸異。跪而求生。公頷之。既覺。而不甚省。

記翼曰。有饋大龜者。付庖人烹之。味極劣。是夜仍夢黑
丈夫。血淋漓徧體。挺立於前。大言必藉手以報。公悚然
而寤。汗流浹背。其卽此惡緣。未可知也。家大人曰。前官
京師時。日在蘇齋談藝。聞翁覃溪師言。康熙末。西山有
高僧。精風鑿。曾在京中談相。每言人休咎。無不奇中。後
憲皇帝聞之。敕此僧以後。不准再與人談相。此僧遂自
局一小樓中。不與人交接。至乾隆中。尚存。時蘊山先生
初入翰林。一日隨蘇齋師同遊西山。欲見此僧。令他僧
通意。僧素仰蘇齋重名。允一人上樓。蘇齋師言。因腳力

不便必須一弟子扶持。請與俱強而後可。及接見。僧熟視二人曰。翁先生雖貴。不過文學侍從。此位高徒。將來必掌生殺之權。但老僧有一言奉勸。切莫好殺也。語畢。即默然。然則山西之事。高僧早已見及。而談言微中。惜蘊山先生不能服膺其言耳。

汪竺君此部

鎮洋汪竺君此部。元爵為持齋先生。廷璵之孫。杏江先生。學金之子。而劉金門先生之快婿也。祖父皆以鼎甲起家。而君僅登乙科。然體貌豐腴。文筆敏瞻。領班樞直。

行將擢用外臺。忽以瘍卒。朝士皆惜之。先是有推算蠶子數者。決其於某年某月。當受駢首之誅。坐是日惴惴嘗隨穆鶴舫閣老讞獄淮上。多所保全。後竟考終牖下。似為善可以逃數矣。然聞其瘍初生於項。後繞匝至項前而潰爛。名斷頭瘡。則亦與駢首無異。黃右原曰。此以見為善原可回天。一以見國法可趨避。而陰律猶必正名也。

楊氏陰德

余外舅楊竹圃方伯公。策本藉連城。先世販運木值。寓

居福州之新道馬頭因家焉其封翁發泗與弟德廣手

定之誼最篤德廣翁善經紀帳簿必請發泗翁掌之新
道地濱江翁結浮宅其上某年大水並浮宅亦衝散合
家不能相顧發泗翁手握帳簿露立水中者數晝夜德
廣翁度帳簿必早失但以兄之存否為念一日望見兄
立水中急就之悲喜交集旋知帳簿在兄懷中為之感
泣蓋簿失則外掛之資悉不能歸簿存水退故業仍可
無恙厥後德廣翁生計日隆積貲本至數十萬金皆基
于此諺所謂兄弟同心土變金者此之謂歟又聞發泗

翁之父蘭起翁讀書未成而獨嚴于義利之辨其少子

發浩頗豪宕翁所不喜顧以其善讀書也而姑容之發

浩登乾隆辛卯鄉薦翁益喜縱其所為家計日蹙發浩

之房師某適任臺防同知謂發浩曰汝父清苦如斯汝

乃一籌莫展于心安乎此後如有關涉防署之案于理

無礙者汝代為請託我必准行汝藉得謝金以救貧未

為不可發浩因覓得一案可得四百金者以告允而成

之因將所得金先呈于師師曰本以濟汝之窘可歸奉

汝父發浩如其言發然怒杖而逐之並禁其投足師門

焉。又家有法碼甚準，人多來借兌。一日有客兌畢而去，遺二百金於案翁檢藏之。戒兒輩曰：此兩包銀，我與某借未定，切勿輕開。後客來將原封還之。客欲均分之，翁不可。欲少留之，復不可。曰：物各有主，吾不取非分之財也。其耿介不苟如此。今方伯公以進士起家，外掌藩係內踐卿秩，而公之諸弟及子姪輩，游登科第，尚未有艾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允哉。

胡尚書

家大人曰：余初官禮部時，大宗伯為通州胡西庚先生

長齡相待頗優。蓋先生與吾鄉游彤尚待御，為已酉同

年。余初上公車，與侍御同寓，遂得親炙。侍御嘗私語余曰：此人必大顯，我不知相術，但見其耳白於面，如歐陽公之語耳。審視之，果然。時先生方為修撰，不數年遂躋九列。余嘗詢先生於同官李雪巖。芳梅李曰：此公家有陰德，宜其貴也。蓋其封翁某嘗為州吏，承行盜案，犯供糾眾自大門入，已定讞矣。某知各犯皆因貪苦，偶作竊，非真巨盜也。言於官曰：此到案而即承認盜情，必非平日慣為盜也。慣為盜者，無不避重就輕。今此案用不論

首從皆斬律似失入矣。官以招册皆已繕成。上臺催督甚迫無暇更改為辭。某請於大門大字上添一點為自大門入。且言某仰體恩憲平日好生之心。並無一毫私弊也。官悟而從之。得免死者十餘人。即此一事已。應食報於後人矣。後聞徐樹人宗幹觀察所述同此。李與徐皆通州人。當得其實也。

崇恭勤公

崇恭勤公編美為河東總督。歿於工次。卹典優渥。有

持躬端謹。辦事實心之。褒近年河臣中所僅見也。嘗

夢入河神廟。見三神並坐。公問何人。廟祝云中為某大王。左為某大王。其右一神。朝服便頂尖鞞。以帛蒙面。問之則不答。旋有人語公曰。爾勿到胡家屯。工次行館也。公唯唯而出。行至胡家屯。見一片波濤洶湧。遂驚寤。後逐年防汎來往河干。總不宿胡家屯。庚子年。值有欽使赴東河查料。公隨行至工次。各行館皆已備星使供帳。不得已小住胡家屯。方午食。忽爾嘔吐痰壅。遂不能言。時隨行者惟二僕一弁。倉皇無措。公執弁之手。而自指其衣。弁知其欲更衣也。亟開竹筭檢之。朝服悉具。時方奉

大行皇后國諱。且工次亦無用此禮服。似公預知其不祥而備之者。於是便頂尖鞮。僅用朝服一襲而歛。蓋昔日夢中所見之相。卽公之幻相也。踰年而祥符口決。城垣寔寔將圯。忽有少年者大呼曰。當折南城樓。塼瓦填塞某處。如法行之。見金甲神湧大溜。改道傍走。人皆謂公之靈佑。公生平治河。得力於塼工。故身後顯靈。仍令用塼也。家大人曰。治河用塼。前無所承。自公躬行之。實大有裨於修防。而大不利於料販。於是多方阻撓。衆口沸騰。朝議幾爲所奪。丙申。余由京赴任粵西。道出

開封。公從百里外。策騎訪余於旅店。時公方以塼工在危疑震撼中。知余在南河時。頗不爲牙儈所惑。且欲探知中朝輿論何如。余告以東河之塼工。卽南河之碎石工。南河有石可採。東河無石。則以塼代之。有何不可。黎襄勤公初用碎石。時亦衆口交攻。大半皆爲料販所使。襄勤嘗早起。於船頭見一對聯云。秦始皇抽梁換柱。黎世序碎石填河。襄勤一笑置之。而浮議亦旋息。此余所目擊之事。今去襄勤已十餘年。碎石並無流弊。則東河做而行之。正所謂前事之師。君但堅忍持之。勿爲瞽說

所動。利口所搖可耳。公聞余言，乃歡然曰：余志已定，君之貺我實多。遂鄭重訂交而別。終公之任，埭工亦並無流弊。即今東河屢決，糜帑無數，參官無數，未聞有一言歸咎於埭工者。則公亦可以含笑於九原矣。相傳黃河工次，金龍四大王，每幻爲蛇身，出現河上。官民皆能識認。近年有栗色者，各官環拜，或免冠於地，而跪禱之曰：如公有靈，即上吾帽。乃盤旋於帽，少頃即不知所往。此衆目所共見者。蓋如公之聰明正直，其沒而爲神也宜矣。附記於此，以論後之治河者。

勸戒續錄卷第一

福州梁恭辰撰

星沙賴昌期重刻

館陶令

姚伯昂先生。元之嘗述其同年張琦者。爲山東館陶令。死卽爲館陶城隍。將卒之前一夕。其子請以身代。焚書於館陶城隍廟。無一人知者。署中惟一灑掃夫。素爲走無常者知之。云我太爺陽壽雖未終。無如舊城隍已升作濟南府城隍。只好請太爺前去。陽壽另有處分也。張到城隍任後。忽於演戲日。擒一生命跪神像前。於是衆

目不觀戲而觀城隍則儼一張太爺也。生員嘗以唆訟受責於張者七次。縣中皆有案可稽。是曰蓋書其怙惡不悛云。按前熟聞家大人言官山東臬使時有張漢峯琦者最為循吏。古貌古心。而善於聽斷。學問亦好。當時甚賞異之。每舉以為諸令長欽式。初不料其身後之為城隍也。聰明正直其為神也宜矣。

陳曼生

陳曼生郡丞。鵝壽。以名下士官南河同知。文采意氣傾其流輩。未第時家甚貧。歲暮索逋者盈門。有餽以二十金者。計還債僅及三分之一。正在躊躇間有友人向其告急。其數適與所餽相符。即舉以畀之。其妻聞而愀然。頗有怨聲。郡丞多方寬解之。語未終有人叩門。贈以百金者。償負之外尚有盈餘。郡丞慨然曰。此所謂得幫人處且幫人也。憶家大人官京師時。每度歲率皆拮据。然當歲除前後必強劃出數金。局置別篋。適一年所入較豐。因得百金。另行緘固。家人請其故。則曰正月觀殿是冷京官。一最樂生涯。例須數金以收幾種舊書舊字耳。既而除夕甫晡。有同部友來告貸者。情甚迫切。遂將

所緘金應之。其人甫去。而卽有餽百金來者。家大人笑謂余兄弟輩曰。天無絕人之路。信哉。此與曼生郡丞事真如規周矩值也。

蔡太守

杭州蔡太守。澄官四川保甯府。兼攝川北道。時值金川用兵。所謂索倫兵勢張甚。沿途搶掠。州縣不敢詰。公召其統兵官謂之曰。兵以戡亂。若如此是創亂也。余止知保護我民耳。汝再不戢。余惟白之大帥。且兵備亦可按軍法也。兵竟肅然。是役也。川中頗騷擾。惟川北一境帖

然。又制憲某素黷貨。時公以軍功將得保舉。制府先期語之。且曰。保甯產綢甚好。公僞爲不知者。竟送絹二匹。制府大恚。以年老劾去。去官日。人爭出錢立碑。至今川中廟祀之。公之孫名任者。辛酉進士。官直隸知縣。慈祥愷悌。有佛子之稱。其子柄塘。患重疾。恍惚中入冥府。遇其父執引至一所。香案供一生位。指謂曰。汝父居官仁慈。此間亦敬禮之。是年爲辛卯科。其子無力應試。屢夢其先人。告以今科必須進場。余係總理科場事務。上帝以我家忠厚。賜汝登科。不得以艱於措置。因循不赴試。

龍形紀金卷二
也於是竭力拚擋進場果中式

良吏有後

嘉慶十八年河南滑縣教匪滋事奪城戕官其勢甚張
濬縣密邇鄰封勢甚危急時知縣事者為桂林朱蘊山
先生鳳森堅壁清野力捍孤城全活生靈不翅億萬以
叙功加同知銜其長嗣濂甫太史琦應辛卯鄉試主司
得其卷滿紙如雲烟悉現圈形遂以定元是科北闈解
首董似穀即同時守城縣尉之子亦成進士入詞垣矣
濂甫近已轉西臺其弟容庵輅亦登鄉薦先生於事平
後即辭官去家大人嘗題其遺照云賊平身退若無事
鴻鵠飄然日高舉回首濼江舊草堂玉樹千尋切瓊宇
蓋紀實也冥冥中報功之典固如是昭彰哉

俠客

嘉慶間蘇州某商挾重貲歸舟行遇雨見有曷雨呼搭
船者衣衫淋漓商憫而許之引入艙易以縑袍給以酒
食其身外無長物恣意飲噉而商亦略無厭倦數日後
忽有盜十餘人持械登舟肆劫舟人皆哭計無所施惟
束手待盡而已忽搭船人大呼曰有我在毋恐也跳出

船頭連擊數人落水盜遂引去其人珍重一聲警然登岸不知所之桂林周熙橋孝廉目擊其事作俠客傳紀之夫客固俠矣而某商之遇險不險者則不忍之一念為之也

李封翁

臨川李置誠封翁以義舉起家已載前錄茲復得其遺事一條云封翁始至粵西投酒肆為賤役主人以其篤誠識拔之令司帳務主人本家山西一日病重召李語之曰我病勢殆不起此店計可收得千餘金身後託汝為我殯殮周爰並運柩回山西付與吾兒餘金即為汝酬勞李諾之如命運至其家將遺書與餘銀悉交還其子子以父書中有遺金酬勞之語堅不受金李委之而去忠誠任恤於此已見一斑矣

借銀代償

余前錄載徐辛庵侍郎與其族兄科名互換事時浦城令郭少汾邑侯與侍郎為兒女親家尙未知有此事頗以為疑茲余復從福州聞浙人述侍郎事情狀又異因並錄之其足為勸則一也浙人云今少司空徐辛庵先

生嘉慶戊寅科浙省解元也。秋闈前，偶與族兄遊城隍山。適有婦人入廟求籤，以籤文求道士指示。道士令請教先生。先生詢其所問何事。婦人曰：予夫病重，醫言須服人參，方有轉機。予家貧，不得不重息稱貸，以爲參價計。夫病能挽回，償債自易，否則累上加累，身實難當。故決之於神，相公爲我剖之。先生以好言慰之而去。其族兄忽於神案旁檢得一布包，解之有銀約二十餘兩。笑向先生曰：今夕不患無酒資矣。先生曰：此必頃婦人所遺。汝旣聞其言，而忍取之乎？族兄以爲迂談，竟自推去。

須臾婦人踉蹌復至，尋覓不見銀包，號咷大哭。曰：予此物遺失，與吾夫性命俱休矣。先生解之曰：物已落他人手，不可復得。汝向告予言，予深知汝苦，予不能力止人之攜去，是予劣也。今願代賠，故在此候汝。汝可告我姓氏住地，我下山爲汝設措。下午當如數送至汝家。婦人始不肯信。後思無可如何，只得先回。侍郎立向各親友借湊成數，親送其家付之。是科發解，次年己卯會試，連捷入詞林，躋九列。壬午科，主試江南。本年又作會試總裁，江南學政不可謂非厚德之報矣。

持金剛經

持誦金剛經之靈異自晉宋以來備著傳記至唐益顯段成式家世持誦。歷受其益。有金剛經鳩異。據拾至二十餘則。皆當時目擊情事。非子虛也。余少隨侍京師。見翁覃溪先生年逾八十。猶每年於先人忌日。必用精楷書金剛經全册。分送各名刹及諸交好。家大人時在蘇齋談詩。亦乞得一册。每疑先生素不佞佛。何以亦矻矻於此。先生嘗言金剛乃佛家木強之神。當同伐異。有呼必來。有求必應。全不顧理之是非曲直也。故佛氏坐之

門外。爲壯觀禦侮之用。乾隆間有某司寇之戚徐姓者。能持金剛經。司寇卒後。徐爲作功德。誦經目每百遍。一夕病中忽夢爲鬼役。召至閻羅殿。上坐王者謂曰。某司寇辦事太刻。奉上帝檄。發交我處。應誑事甚多。忽然金剛神闖門。人太囊大鬧。不許我審。硬向我要某司寇去。我係地下冥司。金剛乃天上神將。我不敢與抗。只好交其帶去。金剛竟將他釋放。我因人犯脫逃。不能奏覆上帝。只得行查到地藏王處。方知是汝在陽間多事。替他念金剛經所致。姑念汝也是一片好意。無大罪過。然妄

召尊神終有小譴。已謂減陽壽矣。特召汝告此情節。仍放汝還陽。俾知此經非可妄持。其某司寇已蒙地藏王重復解到。聽審矣。按此覃溪先生爲家大人所述如此。不知受自何人。先生非妄言者。卽此一事。足見佛力無邊。天條難犯。兩者蓋並行不悖云。

持大士齋

里中寡婦某氏家極貧。以女紅鞠二子。素持大士齋甚謹。初其次子病日久不愈。勢將瞽矣。婦日夕禱所供大士前。一日夜夢一媪曰。汝欲兒愈。蓋誦大士救苦經乎。

婦以不識字對。媪教之念。醒而了了不忘。明日誦以問人。果救苦經也。遂日夜持念。子日漸愈。由是持齋益虔。然日中有所爲。夜輒見金甲神譙訶之。一日鄰家豕溺其門。婦持帚驅之。夜寐中聞神語譴曰。爾何等人。敢以物擊豕。婦力辨爲驅之。而未嘗擊也。神怒不已。其子再四代哀之而醒。又嘗過鄰家見其烹魚。魚躍釜外。婦從旁曰。盡蓋之。是夜復夢神盛怒責之曰。人家烹魚。爾不勸之放生。罪矣。又教之加蓋。罪若何。遂於牀上起跪。兩手反接。哀號痛楚。若被杖狀。良久乃蘇。後其子漸長。能

營生嘗於齋日買油一觔熬熟沃瓜食之是夕甫寢卽聞神大言曰爾稱持齋有如許受用者乎卽捽婦髮以匕取沸油澆其頂痛不可忍號聲徹於四鄰其子力呼而甦首尚痛不可耐稍定復寐則見神將復擒治乃急走之草間伏焉旋見白兔數十成羣爭舐其首不覺爽然頂痛盡愈徐出視則神已去有一老嫗立其旁指成羣者曰汝知此何物乎婦以白兔對曰非也此白猿吾驅之來救汝也自是不敢他有所嗜然偶有言語之過輒於夜間受鞭撻日以爲常今猶健在不知其究竟何

如也按此林樾亭先生雜稿中所載蓋乾隆末年事未詳其何里何氏先生早歸道山無從質證然足見持大士齋者甚非可以率爾從事矣

持大悲呪

家大人曰葉健庵中丞世倬由吾閩監司廉訪游晉巡撫道光元年入覲京師於宮門外待漏時與余晤談良久舊聞中丞持誦大悲呪甚得力因叩其說中丞曰余二十許歲時嘗患瘧甚重其寒熱交戰時苦不可言醫言下次當更重憂懼幾不欲生忽見書架有大悲

呪一卷自念持誦。或可稍減病苦。且藉以卻瘴鬼。遂發心。以次日焚香。誓佛前。攝心虔誦。而瘴恰以是日頓止。於是連日誦之。瘴竟不發。故自通籍以來。數十年持誦不輟也。接大悲呪列於密部。即陀羅尼經。屠琴鳩曰。觀世音菩薩告梵王言。大慈悲心。是平等心。是無為心。是無染着心。是空觀心。是恭敬心。是卑下心。是無雜亂心。是無見取心。是無上菩提心。是菩薩已將八十四句。呪義詳釋明白。持誦者須將慈悲平等無為空觀等心。十句。細心尋繹。身體而力行之。即可到應時身生干手。

干眼地位。極之八萬四千陀羅尼。手眼皆不出此十句。妙用。故曰當知此呪。猶如妙藥。名阿伽羅。一切諸病。無所不治也。今人多信奉金剛經。而不敢輕持大悲呪。輒謂此呪妙諦真詮。在語言文字之外。持之不謹。反恐致缺。則亦未嘗篤信力行之過耳。

溺鬼自拔

吳江有漁者李正。所居一港甚僻。一夕得魚。沽酒獨酌。俄有一人立門外。李曰。子何來。曰。予鬼也。溺此港中數年矣。見翁獨酌。欲分一杯可乎。李曰。子既欲飲。可入坐。

鬼遂對酌後因常至。越半月。鬼謂曰。明日代我者至。我將去矣。問何人。曰。駕船者。明日伺之。果一人駕船來。並無他故而去。及夜鬼至。李曰。何以不汝代。曰。此人少年喪父。養一幼弟。吾害之。彼弟亦不能生矣。故釋之。又半月。鬼又曰。明日代我者至。次日果一人到岸邊。徘徊數次而去。其夕鬼至。復問何以不代。鬼曰。此人家有七母。死則無依。故釋之。李曰。汝如叱存心。豈久墮泉下者哉。又數日。鬼曰。明日有一婦人代我。我特來告別。次日伺之。傍晚有婦人臨岸。意欲下水。復循岸去。鬼又至。李曰。何以又舍此婦。曰。此婦懷孕在身。若不阻之。是喪二命也。予爲男子。沒水濱數年。尙無生路。况此孕婦。何日超生。故又舍之。任予魂消魄散於水中。誓不敢喪人二命也。潛然淚下。別數日。鬼忽緋袍冠帶。侍從甚衆。來辭李曰。上帝以吾仁德好生。勅爲本方土地。言訖不見。按此條載感應篇旁證。蓋嘉慶初年事。後評云。甯自忍而不忍人。一而再。再而三。此心不變。善根定矣。墮鬼道者。猶能格天。况生人哉。

盛封翁

浙中盛陶邨。唐嘉慶乙丑進士。相傳其祖越湖封翁。在杭州開鹽厰。一日有桐廬縣諸生投之。初不相識也。畱住數月。始知其被讎陷害。緝捕將至。封翁急挈之歸家。藏夾牆中。年餘其妻子亦遁逃。繼至。封翁並收之。聚居年餘。事平始逸。陶邨得館選矣。

幸災樂禍

甘肅有兩縣令。甲強而乙弱。皆劣員也。值家大人在藩任。辦理計典。將劾乙以疲軟。外間以揣摩及之。甲與乙素有隙。聞而大喜。卽於公庭面詆之。乙怒形於色。而隱忍不敢較。衆皆爲不平。未幾計典榜發。則甲適亦以淫躁被劾。乙乃反唇相譏。聞者快之。甲兩顴發赤。幾欲戟手而前。爲衆所格。而憤跳愈不可耐。時成蘭生方伯世增爲蘭州守。目擊其事。令僕役挾之歸寓。遂成狂易之疾以終。方伯笑語人曰。昔有人自言。今早登黃鶴樓。欲觀江中覆舟。以爲樂。竟無一舟覆者。歸見荷磁器者。入城。失足盡碎。差快人意。似此幸災樂禍。心術陰惡。其言至令人不忍聞。此在市井無賴之徒。或所不免。不料士大夫於功名得失之際。竟有蹈此轍者。宜乎災及其身。

也。

放雀獲報

鎮江范某其妻病癆瘵瀕死有醫者教之曰用雀百頭製藥未餌之又於三七日服其腦當痊然一雀不可減也。范依言聚雀而籠之妻聞之恚曰以吾一命殘物百命雖死決不為也。開籠放之未幾病自痊且得姪生男男兩肩上各有黑斑如雀形。

黑額人

金陵有數十人共一舟渡江者中流風驟起忽聞空中語曰黑額人中有黑額者自思空中既指我何為累人遂跳入水舟隨覆無一得免者惟黑額人先附一巨木漂亦至岸獨不死。

統袴子弟

家大人曰余十一歲即隨先資政公游學廈門館於廈防廳署東人為漢軍劉某時臺灣林爽文滋事軍興梗阻留滯三年始歸廈防廳為吾閩第一優缺海船集市廛殷贍官廨尤極豪奢大堂左右設自鳴鐘兩架高與人齊內署稱是署中蓄梨園兩班除國忌外無日

不演唱。館中學徒六人。二弱冠。餘則十三四歲不等。無人不佩時辰表者。十三四歲者。遇歲時必盛服。頭上必紅頂花翎。腰間必荷囊素帨。卽飄日與梨園子弟相追逐。但一近書館門。輒爲資政公所呵禁。不令入。學徒在館中。尚知嚴憚。一出館門。則無所不爲。東人常令司閽者。縛其子至館。請施夏楚。而內東旋入館。面求寬免。以故學徒皆無所顧忌。余每望而畏之。資政公常飭之曰。汝不必畏他。亦不必慕他。此古人所謂統袴子弟也。杜詩有云。統袴不餓死。若此輩者。十年之後。吾真恐其餓死也。後東人以軍功擢嘉興守。入覲。和珅知其任。屢防缺人。索賄四十萬。不應。遂撫其背。功蝕。餉狀籍沒之。余初次公車至京。訪之。則已散居各廟。廡蕭條。無以自存。後余官京師。再訪之。僅存一名。四格者。與其所生母。促居草屋中。藍縷不堪。余每月以制錢二千資之。復令其以傭書津貼。其筆法尚是資政公當日所授也。迨余出守荊州。荊州將軍某者。宗室公也。與劉有親誼。余猶因將軍寄資之。未幾。余擢淮海監司去。將軍亦物故。此後遂不知其所終。

雷擊洋商

映咭喇滋事之初。尚有所畏忌於國中。其暗中羽翼而保護之者。則粵東洋商之罪。不容誅也。當林少穆先生總制兩粵時。日思以計擒其首義律。而洋商輒偵知之。一日制府以事招義律論話。即將羈之。義律乘轎詣督署。已入外轅門。適有洋商伍紹瓊者。由督署出。即於轎中。以手遙揮之。義律會意。遽回轎。迨制府聞而追之。則出城已遠矣。此粵東人衆目所共瞻。切齒所同恨者也。先是噴夷有數百萬金。寄在洋商家。至是取還。皆伍紹瓊密爲布置。無何雷起。洋商屋後將伍紹瓊從第四進廳事。提至頭進庭中。轟擊斃之。衆洋商暨英夷。始稍知畏懼。余時隨侍桂林。不數日。即聞其事。益無不撫掌稱快者。

實心教學

侯官謝退谷學博曰。今人讀書。多不免於處館。或以爲迫於貧。而妨於學。其實非也。旣處館。則當以誤人子弟爲憂。如教童子讀四書。讀經書。必與講解。自家不了。然於口。不得不先自用心研究。且有看書時。自謂已曉及

至與人講解。反覺口中辭理不順者。則又不得不加研
審一番。如此反覆。則弟子所得者僅二三分。而師之所
得已六七分矣。惟身雖處館。而以子弟之功課為厭物。
苟且了事。頻年處館。弟子無得。師亦無聊。不數年間。以
來館之難為。怨望矣。故貧士處館。而立身行己。於此規
焉。前程通塞於此定焉。聖人不厭不倦。是徹上徹下之
事。以聖人為之。終身不過如是。以初入門學者為之。亦
必如是。此言最為確切。

蛇冤

黃霽青先生嘗語家大人曰。道光丁酉夏。予於南園觀
疊石。見一螳螂飛撲奴子笠簷上。雙撐怒臂。若欲搏擊
然。奴將捉而殺之。時木瀆賣花人顧姓在旁。搖手戒勿
殺。曰。物有知也。安可與之結怨對耶。予聞其語。異而詰
之。顧因言數年前。伊戚王姓者。嘗以花木易米。往來湖
廣。一日棧船漢陽村落間。忽來一小青蛇。沿跳板舟人
布木板以便作叩頭狀。王異之。尋緣隙入頭艙泥中。而
上下名跳板作叩頭狀王異之。尋緣隙入頭艙泥中。而
蟄。因其非毒螫者。聽之。後返棹至江寧之浦口。剛繫纜
則蛇出。仍緣板登岸。回顧叩頭如前狀。益詫異。伺其所

之。蜿蜒半里許。瞥入道旁人家籬下。匿不復見。越日聞有人為蛇嚙斃者。心知其異。往視則一少年衣冠甚都。倒前蛇匿處。似營縣奉差人也。其僕方往來無措。叩之。知斃者策騎過籬下。鞭忽墮。勒馬俯而拾之。一小青蛇突出。嚙其指。嗷然失聲。滾地呼痛。頃之遂絕。而蛇跡杳然矣。視其所嚙。則右手食指。青黑而腫。似中毒甚深者。王不勝歎異。歸以語顧者如此。顧因所聞推以做奴子耳。按小青蛇。即俗所謂青條蛇。我鄉人家屋宇。及田野。阡陌間所在都有。非如赤鍊寸銀皆蛇名之毒也。從未

聞有嚙人至死者。漢陽小青。不遠千里。籲求附舟。擇地潛匿。若早知其人之必由此路。有墜鞭之事。欲得而甘心者。苟非積讎宿怨。曷至此。願世人多結善緣。勿留孽果。乃或謂此段公案。適然遭逢。若雷出地奮。觸之者斃。亦安知天下之廣大。人物之蕃庶。胡為而適然遭逢耶。盍亦思其故矣。

負妻果報

道光戊子科。順天鄉試。首場有拔貢生某者。入號後垂簾偃臥。不飲不食。詰朝題紙下已久。日且高。某亦無聲。

息號軍及鄰舍疑其病也更迭覘之見其歛起撤所卧板移矮枕向內坐始誦誦語不可辨繼而自批其頰號軍慮不測稟巡綽官入號看視某輒言貌如常官去仍垂簾寂然矣有頃伺之則已自絞死所縊繩兩端懸於壁釘絕無圜結僅絡項而已而項間則爪痕稠疊深陷若遭痛搔者然時有識其人知其事者云生幼孤寒伶仃無依拾馬通換胡餅以延喘而質頗聰慧時於村塾間聽羣兒讀輒能依樣記誦其鄉有某翁者家小康憐而異之招至家給其飲食具束脩命之就傅且以女年

相若遂許字焉生成童遊庠及冠與拔萃科聲名鵲起生與女素不避面意得後遂乘間偷合翁不知也嗣入都久翁信問婚期生自負才名不患無富貴良姻而顧與田舍翁締婚乎竟萌悔意覆書言其女不貞難怪肯盟之語翁接閱恚甚詰責其女女遂吐實復浼媒宛轉而生堅不可回翁無奈頻嘖於室女竟銜憤投繯此其辜忍負心之報乎

趙太守

桂林趙復齋太守宜本為諸生時偶行市中遇老人呼

其名曰汝祖德厚立品亦端今科當中第牛犬肉尙宜
戒食毋忽趙方疑訝間見其徑登鼓樓亟躡其後闐寂
無人。是科果獲售榜後復夢老人讓曰何忘吾言趙自
念持戒甚力驚醒徧詰家人始知日間以犬肉祀都會
神也相傳都會爲元裨將兵敗匿山谷中因犬吠爲敵
所覺遂遇害後爲神威靈赫濯故土人祀必以犬云聞
太守之尊人精申韓學主輿東西大幕值其臥病瀕危
適有疑獄大府親至其居叩之牀榻間力疾定讞所全
活者衆太守登第後分職秋曹本其家學爲時所推重
有昏夜輦千金囑托者峻卻之今四子皆入仕版少子
以賢書出刺山西隰州州治背山荒僻殊甚一日微行
遇虎長揖禱祝而虎竟退今州人立趙公祠於遇虎處
則其人其政均可想見矣。

故祖首逆

湖州戴氏子自幼失歡於父被逐出外流傭積年小有
貲蓄踰冠能營生而娶妻矣其父窮老無依聞之來探
且冀收養焉至則其子作白眼謂昔不我子而今欲父
事耶恣置之不留餐宿父喪氣垂涕歸已閱時矣一日

其子忽具舟迎父。叩首悔過。自是骨肉完聚。奉養無稍懈。始逆終順。若出兩人也。有知其事者。言其父歸後。值四月四日。邑人奉城隍神出游。子方倚門觀。蹶然倒地。口誦謫作官語。繼復呼痛乞恩。了了可辨。似其已故之祖。以忤逆乃父。訴諸吳興冥司。邑神准移。適攝魂而懲責也。及甦詢之。雖諱不復承。然觀其率然改行。而為父子如初者。眾目昭昭。陰陽相證。知其悔悟為有因矣。按戴氏子之忍於其所生。乃父不明首於官。而厥祖顧代訴諸幽陰。卒使其孫為順孫。不為逆子。冥冥中之挽

回。非猶是生前一腔慈愛耶。世人於親族稍疏者。每謂去祖已遠。視如陌路。豈知由子孫觀之。則枝分葉散。由祖宗觀之。固一本同源也。後嗣之於賢不肖。有異視先代於後嗣之賢不肖。無異視也。觀此可油然而生孝弟之心矣。

仙畫

道光初。常州楊姓。母子二人。母衰老。子年十五六。擔賣鮮果為生。孝養無闕。嘗遇母疾篤。侍奉不離。既乏生理。醫藥益艱。一日持方向肆賒買。再三哀懇。肆中人以所

負多不復許。憂危無措。適一藍縷道人過。詢狀。旋乞得肆中包裹素紙。長三寸許者。並索筆硯。倚櫃臺。畫柳下一老翁坐船頭。手把一卷。卷端書雪舟漁唱四字。眉目鬚髯。勾點寫意而已。擲筆付其子曰。若計醫藥費。及經營貴。當幾許。耶子曰。十貫錢。穀矣。曰。若將此至某門外官塘石橋側。張書就盤陀坐。有問價者。如數售之可也。時市人聚觀。謂此草草筆墨。又無裝潢。誰其出重貲以購耶。率嗤爲妄。其子見道人意良善。且計無復之。姑如所指往俟。良久無遇。悞悵欲歸。則遠遠聞鳴鑼聲。頃三

四大舸。旗槍鮮明。類官舫者。至橋。倏爾停泊。一短衫袍。襍儼然貴人。出船四眺。覩所張書。急上岸趨視。把玩而不能釋。問欲售耶。曰。然。問值以十貫對。微怪其昂。遽攜入艙。呈一老婦。婦捧卷而笑。若不勝其喜者。招其子詢所自來。歎曰。此仙筆也。命僕囊錢如數。送其家而去。市人咸驚異。信爲孝行之報也。其子由是賴償藥債。母病旋愈。生理欣欣。竟得小康云。

勸戒續錄卷第三

福州梁恭辰撰

星沙賴昌期重刻

江南舉子

江南近科鄉試有數舉子。於寓樓連夜聞鄰居似婦女泣者聲甚幽咽。視屋梁有穿漏處。一人疊几上窺。見小樓中設靈座。孤燈熒熒。一縞衣婦。年穉狀。姣以巾搵淚而哭。其人招眾畢登。倚壁摩肩。塵土索索下。婦若覺之者。仰首長歎一聲。顏色慘變。吐舌三寸許。欻然捲燈滅。影眾駭絕。墮若累碁。有破額傷股者。各驚悸蒙頭而臥。

古卷開新錄卷三
翼日訪其鄰。則室無居人。或言數月前。有某氏婦。因夫死而自縊以殉者。眾皆懊喪。並以破傷不及終。試事歸。此事潘壽生為黃霽青先生所。述先生曰。此婦生前節烈。死後猶悽戀故夫。光景何等可憐。乃聞聲而為穴隙之闕。覩狀而甚飛梭之擲。樂因哀感。懼以喜招。然則貞魂三寸之舌。即謂之廣長說法可也。彼子衿佻達者。可不引以為戒哉。

梁國平

廣東東安縣梁國平。一生忠厚正直。急人之難。多所矜全。歿後見夢於其戚曹盈中者。謂蒙天監。為他省冥官。死生路隔。難忘故情。特來作別云云。曹醒疑信參半。踰歲又夢與國平晤。叙如平生歡。云復荷上帝加恩。遷擢甘肅靖遠縣城隍。已於某月日赴任矣。曹問前任之神。何以更替。國平言舊神亦係同省高州府信宜縣人。姓雷名鳴邦。新陞甘肅都城隍。故我得膺是選。臨別作四詩為贈。記其二云。聰明正直始為神。囑爾諸昆好敬親。從古吉門多衍慶。和平終屬一家春。處世須成大丈夫。無驕無詔是真儒。田園世守詩書業。耕讀人家澤自腴。

詞雖淺近而義關勸勉。此嘉慶戊寅三月二十五日夜曹所記第二次夢也。

張氏子

浙有張氏子。年少解音律。素行佻達。每值清明中元。婦女野祭。夜哭時。輒窺伺竊聽。樂此不疲。意蓋希邪。緣奏合也。後於七月望夜。乘月信步入曲巷。聞有哭聲達戶外。悽惋絳摯。知爲新孀。傾聽良久。魂蕩神怡。因其地。去家近。亟返。攜所吹簫至。則哭猶未已。乃當門負牆而立。鼓唇按指。覺烏烏聲入孔相應。方快適間。忽若有從背

後批其頰者。所吹簫隨地如裂。遽負痛抱首歸。氣續如縷。向其妻述先後所遇。曰。吾平日以此爲樂。豈知今乃邁大苦耶。視所批處。由紅腫而紫爛。不日竟以此殞。其妻每臨哭。必先覘戶外。聞其無人。乃發聲。惟恐有人竊聽。似其夫者。顧不能守。未終喪而醮矣。

犯淫

道光甲午。湖南鄉試。有士子題一律於明遠樓下。云千里來觀上國光。卷中暗被火油傷。半生只爲淫三婦。七屈誰憐貼五場。始信韶顏爲鬼蜮。悔從驀地結鴛鴦。寄

聲有志青雲士。莫道閒花豔且香。可爲淫人閨閣者。下一鍼砭。時楊雪椒先生官湖南爲予述之如此。

張南珍

嘉善縣城隍廟神座傍分塑書役像。皆生前肖形所爲。有庫吏張南珍者。亦廁其間。一日以事偕友入廟。有指像戲語曰。爾尙未當差耶。張曰。老爺不見喚耳。散後。越日張午倦。到枕瞥見皂衣人來。若促其趨公者。起隨之行。至一衙署。穿石牌樓。過池上平橋。越廳事。到後堂。不知爲何地也。佇立良久。皂衣人曰。官升座矣。則見知縣

白鬚藍袍短褂。而頂戴者。據案坐。旁十吏侍。張膝地叩頭。官問爾張某耶。爾謂我不喚爾當差。今來此何如。張始悟爲城隍神。以昨戲言故也。意頗惶窘。復叩頭稱願執役。但有心事未了。籲懇寬限。神詰其爲何。張以三柩尙未葬。訴神顏似不懌。曰。爾年已七十五矣。此事不應早了耶。張復以家寒無力。訴神旁顧吏捧巨冊進。略一展帙。遽色霽。點首曰。爾尙有一點好生之心。合多活十年。屆時來當差可也。麾之出。遇故隸馬丹書者。謂之曰。爾何不速歸。即拍其肩。遂醒。則僵臥已三晝夜。妻子環

泣以心頭尚溫未卽棺殮耳張爲人和易筮庫曰有蠹
吏夥造僞串昌徵事發曾爲設法補苴額求當局多方
開釋卒免駢誅得從未減蓋其力也神所云一點好生
之心其謂是耶

冥誅

吳江舉人周某者素無賴陽施陰設噬人以填其慾壑
者不知凡幾某年冬將爲入都計邑令慮其生事餽金
勸駕可成行矣未幾得瘋癲疾縱飲歌哭舉止改常家
人防閑之久而漸懈一日曉起於屋後見浮屍撈視周

也頸上隱隱有紅縷若刀劃然究莫知其死狀若何先
一夕有縣役於初昏時聞聽差傳呼聲意邑署比較也
往返趨視廳事寂然及諦聽則聲出自城隍廟因赴廟
遇素識之術士於門搖手止之暗中共闕見堂上燈火
照曜階下鬼影叢叢神視事處分茫昧不可辨繼聞呼
周某名鬼卒捽一人前琅璫殷耳神拍案怒遽命曳出
斬之覺陰風颯然拂面而過冷沁毛骨而堂上影響滅
矣駭異歸比曉聞其淹斃先是富家某姓正室死有疑
其妾致斃者周與某姓素無交誼因是往弔以危言驚

其主人某姓惶懼浼餽以塞其口。顧聲聞四播從而覲覲者衆被誣入官。及檢驗無故事得白而家半破。又某氏婢死不明。周爲之強制其親屬致有銜忿自沉者。就此二事其被寘誅也宜哉。

試卷燬名

嘉慶丁卯浙江鄉試點名日三場俱值大雨。應試者渾身濡溼挨擠踉蹌落後挽先無復魚貫而頭場尤甚。錢唐張某於人叢倒地爲履齒踐踏以致慘殞。他如摩肩墮筐躡踵遺履者紛紛藉藉。黃霽青太守適應鄉試三

場因失履輾而泥行坐女字四十號此舍先爲號軍堆積雜物黃將考具置於右間之三十九號出借同試之穿靴而備鞋者再入號則油帘坐褥號軍已代爲安頓呷茶偃臥剛息餘喘聞呼三十九號者至矣起視壁間字方知越次顧疲甚倦於搬挪且念兩舍昆連共一號軍無關弊竇不如通融易坐之爲便也。因向本號者告之說且與之商再三乃允其人武康王姓談次頗自負闡藝意氣甚雄蓋幕游歸而應舉者也。十四日黃晚睡方熟歛見一披髮女子掀帘撲壓王聞驚呼喚黃覺

知夢屢耳尋常置之俄頃則王亦屢噉黃呼之醒詢其狀與所見同時黃病目赤眵昏特甚中秋夕未瞑即寐夜半聞王失聲喑曰誤矣起視其卷面燒一孔大如鵝服錢云適欲如廁剛揜卷蠟煤爆落致此因告巡綽官乞換卷監臨諭以毋庸換給不干貼例也王回號仍欣然膽寫未幾復聞呼聲更厲視之則卷面燒痕細如線香而姓名燬矣蓋其五策已鈔畢將收拾交卷忽遭此厄也再以換卷請監臨責其粗心屢瀆堅不之許乃頓足涕泗而出竟登藍榜意者紅蓮幕下有以召游魂之變耶受之者當自知耳

微行摘印

長牧菴閣老慶巡撫浙江時訪得某邑令頗著墨聲一夕微行遇令於道公直衝其前道問將安往令降輿答以巡夜公曰時方二鼓毋乃太早且巡夜所以察奸也今汝盛陳儀衛奸民方避之不暇何以察爲無已其從予行乃悉屏其從者攜令手偕行數里至一酒家謂令曰得毋勞乎且與子飲酒遂入據坐問酒家邇來得利如何對曰利甚微重以官司科派動多虧本公曰汝細

民也。何科派之有。對曰。父母官愛財如命。不論茶坊酒肆。凡買賣者。每月悉徵常例錢。蠹役因假虎威。加倍勒索。是以小民殊不聊生。因縷述某令害民者十餘事。不知卽座上客也。公曰。據汝言。上司獨無覺察乎。對曰。新巡撫號稱愛民。然一時不能盡悉。小民亦何敢控訴。公笑飲數杯。輸值訖。出謂令曰。小人多已甚之言。我不敢輕聽。汝亦勿怒也。復行數里。曰。我今夕正可巡夜。盍分路而往。令卽去。公復回至酒家。叩門求宿。酒家對以非寓客處。公曰。汝今宵當被橫禍。我此來非爲寄宿。蓋護

汝也。酒家異其言。遂留之。至夜半。聞剝啄聲甚急。則里胥縣差持硃籤拘賣酒者。公出應曰。我主人也。有犯我自當之。與某無涉。里胥不識公。嗔曰。本官指名索某。汝何爲者。公強欲與俱。遂連拽以行。酒家喪魄。不知所措。公慰之曰。有我在。無恐。會卽釋汝也。至則令升座。首喚酒家。公以檀帽蒙首。與酒家並縮鎖登堂。令一見大駭。亟免冠叩額。公升其座。笑曰。吾固知汝之必逮酒家耳。遂懷其印以去。曰。省卻一員摘印官也。

雷異

嘉慶壬申廣東新甯縣某村兄弟二人有妹已適人兄四十未娶弟曰兄不娶將絕嗣蓋鬻弟以娶婦兄曰得婦而失弟不可以爲人如其無婦也村中有富翁聞而義之語兄曰吾正需備今與若三十金若弟爲我傭而當其息弟得食蓄得婦不兩利乎他日有金可贖也從之新婦入門久之竊疑夫故有弟今何在夫泣語以故婦曰得婦而失弟不可以爲人如其無婦也婦謀諸父展轉得二十金藏諸笥將促其夫贖弟既而索之亡矣憤而自縊葬日其小姑哭送之忽雷震棺開婦活

而小姑死金擲諸地蓋小姑歸甯知嫂藏金處陰竊之而嫂不疑也遂以棺葬小姑而以金贖其弟事見吳鴻

來孝廉應達雁山文集

任幼植先生

家大人曰江南任幼植先生大椿爲禮部前輩禮學小學俱精記誦博洽一時無兩翁覃溪師稱爲畏友而以乾隆己丑傳臚浮沈卽畧晚年始得

記名御史未拜卽歸道山本朝二甲傳臚鮮不入詞館者人皆爲先生惜之先生自言十五六時偶爲從父

侍姬以宮詞書扇從父疑之。致自縊死。其魂訟於地下。先生遂奄奄臥疾。魂亦被攝拷問。閱四五年。冥官親鞫七八度。始辨明出於無心。然卒坐以過失殺人。減削其官祿。故仕途偃蹇如。是紀文達師嘗曰。冥官治是獄者。卽顧郎中。德懋二人先不相知。一日相遇。彼此如舊識。時同在座。親聞其追話冥司事。幼植對之。猶慄慄也。

顧郎中

有客問顧郎中以冥王果報之事。曰。陰間判獄。仍用王法乎。抑用佛教乎。顧曰。不用王法。亦不用佛教。但憑人心人。但問心無愧。卽冥中所謂善問。心有愧。卽冥中所謂惡。公是公非。不偏不倚。幽明一理。儒佛無分。按此說。平易近情。天堂地獄。原聽人趨避也。

述警

乾隆間福州某甲。震死久之。或傳其在逆旅。嘗負鄉人客死者千金之。託致其舉家窘死。此雷所以報也。同時同郡甘蔗洲民某乙。弟病瘵。利其貲。賂醫藥殺之。醫度其弟疾本必死。而賂可計取也。乃請緩圖。而謬其證。與藥以愚某乙。弟死。醫如約責賂。既而醫借某乙入城。舟

行傍江滸有虎躍登其舟。嘲某乙去。而爪敗醫面。罄所得賂求藥。乃愈。客或以此事告家大人者。曰。使天所顯戮。咸若是雷是虎。天下孰敢爲不善。惟其不盡然也。人乃疑之。耳。家大人曰。人世議獄。固有獄具。輒刑。不俟奏報者。如重案請。王命卽行正法者是。也有奏當報可。而後行者。如。硃批卽行正法者是。也有遲之又久而不之刑者。如緩決減等者是。也。而矜疑之獄。入議所寬者。亦時時有之。彼遭雷虎顯戮者。其不俟奏報而卽刑者。歟。其他報有遲速。而或疑其爽。安知非遲而有待。而報之終爽者。又安知非如人世矜疑入議之。比冥漠中別有權衡者歟。

慢客招尤

余隨任桂林時。聞前政某中丞。性簡傲。每日必午睡半晌。不許家人驚擾。一日某學使來拜。大門外已傳鼓矣。中丞方偃蹇在牀。司閤者持名柬啟請。勉而後起。時方暑熱。呼湯盥身。面再四。又俟其通體涼乾。然後著衣冠。徐徐出迎。則曰。暑已移六刻。署中賓朋咸竊笑之。學使在輿中。熱不可耐。憤不可言。相見後。草草數言。卽別。兩

家僕從。皆知其不歡而去。而中丞慚然也。越日中丞往學署謝步。亦在大門外。苦守一時許。而後獲進。是日天愈酷熱。中丞坐輿中久。已經中暑。及至廳事。言語失次。竟至踉蹌而回。臥病旬餘日。而後出。有學使伴來問病者。私語人曰。是日中丞到門。司閽者實相戒不傳。鼓蓋僕從等暗修前日之怨。故使主人遲久而後出也。按此事雖小而招怨甚大。昔史記載鄭當時戒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顏之推家訓云。門不停賓。又云。失教之家。閽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爲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待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此皆不以爲小節而忽之也。若某中丞之事。則愈當引以爲戒矣。

周次立

家大人曰。周次立。邑候。以勲宰丹徒時。江浙大旱。所辦荒政最好。地處四衝。大吏過境者絡繹。供帳飲食。率用六簋。不設海味。所費不過二金。當時州縣謁督撫。不送門包者。惟次立與陳曼生鴻壽兩人。雖索亦不應。嘉慶甲戌。余挈家進京。過鎮江。次立亦以六簋餉。余曰。毋嫌

其薄。數年來自督撫至道府。皆一律此物也。余笑謝之。忙中告余曰：某坊里甲昨報客寓一人猝死，以無親屬當詣驗。見其人斜倚，上一手猶執烟筒，目睛突出，坐而斃。有一隨伴小僮言：昨日到此，向在某官處為長。隨以事遂出。云當往京師提督府具控，毫無疾病。方坐椅上吸烟，忽若有所見，自呼曰：我該死。立時氣絕。問以所控何事，答云不知。驗其身，實係中惡死，無他故。檢其篋，忽得一控狀稿底。又一册羅列主人陰事多款。余念此册不可留，是將興大獄者，乃袖回署中焚之。且曰：册

中多款，虛實不可知。然此輩陰刺主人劣跡，以為挾制之具。挾制不得，則反噬領陷，且將羅織多人，喪心昧良，宜鬼神之立殛之也。或曰：某官故丹徒人，其祖宗墟墓在此，殆陰靈不泯而為是歟。余謂：次立此舉，必有善報。後十餘年，余官吳門，聞人言：次立已為丹徒城隍，確有所據。或曰：得自張真人語，殆不誣矣。

請旌良法

安化陶文毅撫蘇時，以一疏請旌常州府屬武進、陽湖兩縣具孝節烈婦女三千十八人，一疏請旌江甯

古卷開經金卷三
三
府屬上元江甯貞孝節烈婦女五百餘人。各建總坊以表之。其總祠則聽地方紳士之自爲在。朝廷不過費帑六十金。而潛德幽光。闡發至三千五百餘人之多。微特世所未聞。亦古所未有也。時家大人在江蘇藩任。襄辦其事。因念法屬。舉慮各直省之不克周知。請宮保將此全案付梓。咨行各直省照辦。復慮各省雖奉咨。收掌仍在吏胥。未必能家喻戶曉。並囑各牧令。照刊一冊。廣爲分送。乙未重過吳下。果有曠典闡幽錄一書通行。爲之欣慰不已。夫各直省之待旌者。不可以數計。寒

閨婺婦編戶爲多。國家慎重科條。維持風化。法良意美。至深且遠。而胥吏卽藉爲需索之端。一婦得旌。費須百餘金。視所領坊銀。加至數倍。窮簷苦節。其何以堪。今則普天之下。官府閭閻。各有此冊。紳士牧令。卽可據此冊照案請行。而不虞吏胥之阻隔。將見兩間無鬱而不宣之氣。名節日尊。風俗日美。則此冊之功德。亦距有涯哉。余僑居浦城。適周芑源廣文。啟豐亦總建甯府七屬之貞孝節烈婦女。雷李氏等三千一百餘名口。合爲請旌。如江南之例。余亦勸其俟奉覆准後。卽爲刊冊。

廣頌蓋總祠之成。總坊之建。皆尙需時日。而祠中牌位既繁。坊上姓氏尤密。殊不便於覽觀。不若尋諸棗梨。俾得人人寓目。因備述此事之緣起以示之。廣文性好善事。合浦邑千萬人中。所熟視無覩。絕口不談者。不憚采訪筆墨之勞。不惜州府吏胥之費。以獨肩此義舉。聞廣文年過五十無子。自舉此事。踰年卽得一男。其亦可以勸矣乎。

江鐵君述四事

吳中江鐵君。良庭先生子也。始棄儒爲僧。後復返初

服家大人藩吳時。與爲文字交。嘗聞其雜述數事。一爲婁東王明經樹獲言。其鄉人某。闔門燔死。少長無遺。並來未半月之婢亦與焉。鄰里以其生平無橫暴行。不測其何隱惡。而天罰之酷。且及婢之初來也。適有請乩仙者。以其事叩之。乩示曰。其家散棄五穀太甚。縱小兒女食且弄。姬婢亦其爲污穢。每擲棄之。上帝爲其無惡也。擬俟其悛。以小災警之。十年矣。而狼籍如故。乃付雷部。雷部覆奏以爲輕。又付瘟部。瘟部亦如之。遂付火部。婢本不在劫中。三日前主與殘食。拋窗外落糞堆中。而秘

不言故並歿之。又言有書賈周某端且謹出納不苟。一日語予曰某賈書市中有儒生携一少年求小說所謂肉蒲團者某正色言曰君讀書人所携者非子弟卽學徒也奈何問此何以訓後生何以作士子乎吾雖市井不屑售此也君勿復爾其人愧甚揖謝曰某失言謹受教當書紳也。踈踏而去。予曰此人聞法言而受必改過矣亦善士也因憶有朱姓者以鬻書家漸起後忽自刻小曲售之予謂之曰爾鬻書因與我輩往還若售此則與負擔廁役往還矣後毋如是朱曰我貪好價耳。予

曰爾貪目前之利以此壞人心術必有冥誅可速改之不聽未及一年其子竊資淫於外乃爲之娶而分室卑之子旋死幼子亦然家遂罄肩殘書鬻於市旋死於街亭。又言慈溪北鄉有瞽者貧欲遣其妻妻不可瞽者曰若去則俱活若不去且俱死矣不如我先死若自可去遂欲自死妻不得已改適謂其後夫曰瞽者無所賴吾當月再往爲之縫紉洗滌不宿卽歸也後夫許之瞽者因得賣妻洋銀以其羸夜弄之有聲旁塾童子艷之盡竊去瞽者遂縊越日其婦至驚哭亦縊後夫次日往

視之。痛人與金兩失也。赴水死。其母聞之。又縊。某日天大雷雨。震死塾中學子十六人。蓋與聞其事而均分其銀者。塾師不與知。小生不得分。故免。時道光庚寅某月也。又云勸善懲惡之言。或書本。或善片。流通於世。功德無量。卽有棄擲。或輕藝者。得一人奉行。便燈傳無盡。一人敬覺。便轉敗爲功。曾聞有中表兄妹。俱爲舊族名門。才貌雙絕。各有慕悅之意。雖得數面。而俱有尊長在前。不能達也。後值演劇盛宴。堂設珠簾。屏隔內外。其表兄避酒。潛探後堂。見其表妹不在席。乃東西散步。到一書房。值其醉憩。小榻頽然。粉融指散。喜極。睨近。忽觸壁間小軸。墮地。取視之。乃戒淫文也。語言危厲。讀之悚然。汗下。疾趨而出。雖此少年。本有善根。亦全賴此當頭棒喝矣。

烈婦釋冤

江鐵君又言江南某科鄉試。有某生者。聞鄰號譁聲。視之一生碎盃。剗面流血。滂然。某問其故。則有鬼附其體。言妾夫婦貧賤。搗子傭。此人家。此人窺我色。屢調我不遂。陷我夫客死。復凌逼我。我遂投繯。今來取其命耳。某

曰然則烈婦也可敬若子今安在鬼曰我死後丐於路耳某曰若取其命而子丐如故恐不免溝壑奈何苟貸其死命以田產若干給爾子俾娶妻生子死者有祀生者有後可乎鬼曰如此甚善但彼未必從且我奉冥牒但追命也某曰彼畏死必從我爲若成之否則仍取命可也鬼曰甚善君爲我要之鬼去其人遂蘇某問之信且告之故其人唯唯既出闈至其人寓其人作一議焚之曰我歸卽辦此事俟君來證也某三場甫終忽見前鬼現形明靚有喜色謝曰賴君一言死者得所生者得安才德士也妾爲君請於神早登兩科今卽捷矣勉成吾事可也某歸詣其人家則已求得其子分產授之且成其家室合窆其夫婦某是科果捷明年成進士此亦王明經樹獲壬申年爲予所述俱有姓名今忘之矣按此與前編所錄浙闈與鬼說情一條相類但彼是浙江事此是江南事彼是乾隆間事此是道光間事亦可見天下無不可解之冤也

牛戒

余家世不食牛肉已相傳二百餘年矣家大人以公車

報罷南旋在浙江患瘧。沿途抱病而回。自秋徂冬。每日一瘧。已至百餘次。虛羸殆不可言狀。先大父憐其飲食少進。間以厚味滋益之。一日有相好某廣文。以丁祭所餘牛肉相餉。醫者言虛瘧最宜噉牛肉。蓋大有益於脾家。先大父精治之。謂家大人曰。此丁祭之餘。本可食。況以治病。尤無妨也。家大人本不欲食。憚違嚴命。勉下一箸。旋大吐。並宿痰一齊湧出。其日瘧遽止。其實牛肉並未下。猴也。因憶施愚山先生筴齋雜記中。有一條云。庾樓字木叔。三代不食牛肉。會病。以牛腦合藥。間有餽牛肉者。則以給奴僕。自謂可幸無罪。忽夢冕服。緋衣者曰。汝豈食牛肉者耶。何腥聞若是。庾亟以未食對。緋衣者命從官檢簿。瞑目曰。汝雖未食牛肉。然藉病破戒。且以啖奴僕。當奪一紀念。汝有悔心。能勸得百十家不食。徐還汝筭。庾默念世人信戒者少。設有餉以牛肉。可奈何。緋衣人微哂曰。瘞之士可也。只愁念不堅。何憂行不廣。庾驚寤。特筆其事。門人黎同吉字亦仲。亦持牛戒。偶患瘧。為所親強舉。一七夜。夢少年黃姓者。持劍怒詈。謂噉伊母肉。晨起詢所餉。果黃牝牛肉也。或謂食牛細過。二子既

肉者。則以給奴僕。自謂可幸無罪。忽夢冕服。緋衣者曰。汝豈食牛肉者耶。何腥聞若是。庾亟以未食對。緋衣者命從官檢簿。瞑目曰。汝雖未食牛肉。然藉病破戒。且以啖奴僕。當奪一紀念。汝有悔心。能勸得百十家不食。徐還汝筭。庾默念世人信戒者少。設有餉以牛肉。可奈何。緋衣人微哂曰。瘞之士可也。只愁念不堅。何憂行不廣。庾驚寤。特筆其事。門人黎同吉字亦仲。亦持牛戒。偶患瘧。為所親強舉。一七夜。夢少年黃姓者。持劍怒詈。謂噉伊母肉。晨起詢所餉。果黃牝牛肉也。或謂食牛細過。二子既

累世不食因病稍嗽而陰譴乃爾彼椎牛炮羔不知饜者何以復加坐客曰黑面老子自有處分且如彼凶人說因果不信並此鬼神驚懼之夢亦自微幸不得也或又疑食與殺有異不知人皆食牛則牛如八珍世未有見八珍不割而鬻諸市也人皆不食牛則牛如糞土世未有取糞土割而鬻諸市也是殺與食猶挺與刃也此言極為痛切可錄可勸云云因備載之

程大令

同年何小汀良裘曰江蘇顏榆縣有程姓者以忠厚稱

由商賈致富素與其戚鄭某善晚年一切販運悉歸經理程某物故其子義勳者道光乙酉科舉人以父所信任之人不敢更易鄭乘義勳計偕入都其幼弟方習儒業遂將其生理罷止大凡貿易不能悉屬現貨時有所稱貸於人亦或為人所負其時程合計子母實有贏無絀第生理既罷為人負者皆歸烏有而貸諸人者索取盈門甚至搆訟義勳雖挑得知縣羈於訟事不能赴官而鄭轉置身事外親友咸為不平後鄭子院試已錄送招覆曰以筆誤被黜所補之人即義勳少子也羣以為

天道有知云。按小汀之尊人 恒健 於嘉慶末任顛榆令。

義勳即其縣試所拔取者。道光間小汀之從弟 森林 復

官是縣。因得悉其前後顛末。為余述之。

